元明事類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元明事類鈔卷九

監察御史姚之駰撰

官品門二

學士

代署御名　馬祖常集元明善爲學士英宗親祼太室禮官進祝册奏請署御名上命代署者三眷遇優

近世無有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典國史　元通鑑仁宗時以趙孟頫為翰林學士承旨有言國史不宜令孟頫典帝曰子昂世祖所簡拔朕置之館閣史典述作傳之後世何呶呶也

養老尊賢　元史類編汪澤民預修三史書成遷集賢直學士未兩月移書告老大學士曰集賢翰林實養老尊賢之地願少留以副上意澤民竟致仕而去

潤筆資　元史富珠哩翀從幸上都奉敕撰碑文稱旨帝曰候朕還大都當還汝潤筆資也遷集賢直學士

植立斯文　元史類編宋本元統中轉集賢直學士性高伉不屈然以植立斯文自任知貢舉滿百人額為讀卷官增一甲為三人

練習典故　元史王構學問該博練習臺閣典故凡諡冊之文皆所裁定朝廷每有大議必咨訪焉薦引寒士數十人後皆有名終翰林學士承旨

書置禁中　玉堂綱鑑耶律希亮武宗時特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希亮以職在史官乃類次世祖嘉

言善行以進英宗取其書置禁中

裁定典章　元文類王磐世祖即位首拔為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

小張學士　明史藁張以寧為侍讀學士知制誥在朝宿儒虞揭歐陽之屬相繼物故以寧有俊才博學強記擅名於時人呼小張學士後入明終侍講學士

醉學士歌　雙槐歲抄宋濂素寡飲嘗侍晏上強之飲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賦楚詞一章賜之

仍命羣臣賦醉學士歌

撰元　明紀事本末嘉靖中命學士嚴訥李春芳中允董份直西内撰元詞時詞人多舍本職求供奉以希進

當帷中寄　續通考明太祖時學士劉基最貴幸當帷中寄丞相以下莫敢望之

每預密議　吾學編劉三吾在洪武中為翰林學士三吾博學通經史為文章頗典麗既入翰林備顧問每

預密議焉

不答易緋　名臣記呂原在天順初陞翰林學士時石曹用事而知敬愛原原嘗朝會衣青袍石亨笑謂曰行為先生易緋袍耳原不答未幾原與岳正列上石曹罪狀

專尚經術　獻徵録王文恪鏊為侍講學士試士南宮專尚經術宏治間文體為之一變士習亦稍端皆文恪力也

書温樹　泳化編宋濂為學士嘗大書温樹二字於室中或問朝政指二字不對

磨墨學士　卓異記永樂時命儒臣纂修書籍總裁官則學士胡廣楊榮金幼孜惟武進陳濟字伯載以布衣薦入學問該博館中賴焉呼為陳頭巾而目金為磨墨學士

兼官　湧幢小品今學士之官皆為尚書侍郎詹事少詹所兼而本院廢不復設豈難其人抑靳其官而惜

之耶

免考察　明典故宏治十年考察京官五品以下掌院侍讀學士楊守阯疏言臣與掌詹侍讀學士王鏊俱在聽考之數但我朝於學士之官特加優異慶成侍宴坐四品之上視學與三品以上坐彝倫堂今四品官不屬考察而學士一概聽考其於事體不便詔從之

五品不遜　湧幢小品五品不遜一語乃各衙門所以

嘲學士者或且收為佳話鄧定宇先生見而哂之

詹事府

輔成道德　玉堂綱鑑時太子卒朝議欲罷詹事院張九思方為詹事丞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所以輔成道德者奈何罷之遂止

入參出掌　元史類編裕宗為太子史天澤署詹事長入參謀議出掌環衛小心慎密太子甚重之

屏鷹以見　元通鑑許有壬兼左諭德太子頗敬禮之

一日入見方臂鷹以為樂遽呼左右屏去

戒為飛龍　元史王約為太子副詹事抗章諫節飲仁宗嘉納焉家令薛居敬言陝西分地事太子因被命往理之約不肯署行曰太子潛龍也為飛龍之事可乎遂寢

進經術　元史帝闢端本堂命太子入學以李好文為諭德文以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摘其要畧又取史傳及先儒論説有關治體者倣大學衍義之例為

書名曰端本堂經訓奉表以進

資匡弼　實録周述永樂時為諭德從太子居守南都

上諭之曰汝素厚重尤資匡弼太子雖聰明純謹然

智或未逮行或過中必須盡言庶稱朕意

宮端宿德　獻徵録劉鉉歷任祭酒天順復辟以宮端

必求宿德之儒在朝無踰鉉者遂陞少詹事

用聖賢後　實録孔公恂為給事中時大學士李賢言

於英宗謂公恂與贊善司馬恂皆古聖賢後可居輔

導之職遂同日超陞少詹事

進聖功圖　明霍韜傳韜嘉靖間掌詹事府事進東宮

聖功圖

書稱先生　獻實天台徐善述進左贊善仁廟在東宮

以師禮待之詩文皆令改定致書稱為贊善好古先

生

學士同班　明書汪叡洪武初為春坊司直郎上亦曰

召侍講周旋於兩宮之間與朱善劉三吾二學士趨

朝則同班賜座則聯席人稱三老

聘布衣　續通考英宗知吳與弼賢聘之問李賢曰當

授何職賢對以東宮講學宜授宫僚遂命為左諭德

與弼固辭而歸

義門特授　續通考洪武時以義門鄭濟王懃特授春

坊左右庶子

勸講學　獻徵録孝宗在東宫學少閒吳寛為詹事上

疏曰東宫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内

不過數月一日之中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傳欲其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

協理多人 明史藁先是詞臣多積資不遷天啓初當遷者衆而林居又並起乃悉擢尚書侍郎署之詹事府掌印者一人協理者多至二十餘人時詫為異事

日洗幾馬 耿定向雜說楊守陳以洗馬乞假次一驛其丞不知為何官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

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俄一御史至則公門人也丞乃匍伏乞憐公亦不校

資論納　明仁宗賜右春坊贊善梁潛詩旦夕資論納豈獨詞華新

都御史

拜謁平受　元史中丞崔彧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皆平受獨見劉廣則待以上賓之禮

中丞忠臣　虞集文張珪以道士劉志清不當死強爭

之明日復極諫上曰張中丞乃張忠臣也

諭存大體　元史徹爾拜御史大夫召都事謂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肅清庶官興起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按廵以苛為明徵贓以多為功為語諸史毋輒效尤

為耳目　元史類編姜衛為御史大夫奏曰陛下以臣為耳目臣以監察御史按察使為耳目倘非其人則臣之耳目先自閉塞矣帝嘉之命御史臺清其選

獨持風裁　元史桑節至治中為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內外以觀望為政桑節獨持風裁御史行部必勅厲而遣之

死義不畏　元史何瑋授御史中丞成宗崩丞相阿古台集羣臣議祔廟及攝政事瑋難之阿古台變色曰中丞謂不可行獨不畏死耶瑋曰苟死於義夫復何畏

參用南人　元通鑑程鉅夫言省院諸司皆參用南人

惟御史臺按察司不用不宜過於區别帝即命鉅夫為御史中丞

紡棉鋤菜　明紀來恭洪武中為僉都御史彈劾不避權勢有讒恭者帝私幸其第見夫人紡棉恭鋤菜遂誅讒而益重公

火差簿　李夢陽集黃紱為左都嚴甄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簿於庭曰事貴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者意哉

杖御史　萬歴注畧海瑞為南院都御史南臺故養望地右都雖長然無所短長瑞約束諸御史甚嚴一御史為戲晏者瑞坐堂上謂曰爾聞高皇帝有杖御史法乎諸御史爭不得卒杖之

憲臺一清　續通考宣德中左都邵紀奉命考察御史黜其不肖者二十餘人服其公明憲臺為之一清

雙藤外立　九朝野記永樂末都御史顧佐剛嚴為朝紳冠每待漏朝房諸僚無一人與同坐或過門見有

雙藤外立知是公也趨而避之

僚儕相避　吾學編軒輗為左都御史嚴毅遇人歲時

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鼓嚴

出行禮畢竟肩輿歸僚儕聞輗來輒避去

不恃搏擊　名臣記章溢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務存

大體不屑細故嘗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

養人廉恥使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為哉

誅責國賊　吾學編練子寧建文時為御史大夫李景

隆懐異志屢敗召還子寧執之於朝請誅之不聽叩首言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

御史

醫左右手　元史明宗命臺臣曰天下國家譬猶人身中書右手也樞密左手也左右手有病治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醫之可乎

直聲震時　詩會小傳馬祖常拜御史直聲震一時會

特們德爾專政祖常率同列劾其十罪仁宗黜之

稱貸　元史言者謂董士選嘗貸朱清張瑄鈔非義帝曰臺臣稱貸其廉可知不必問也

從本臺選　續通考世祖時中丞崔彧言選用臺察若由中書必有偏徇合從本臺官選擇因敕御史臺得選御史

峭直無忌　元史余闕拜御史知無不言言多峭直無忌彧勸之稍遜以避禍闕勿荅

璧卧虎　虞集文時有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隷行省

董文用為尚書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卧虎雖不噬

人人猶畏之一旦摧折則風采薾然矣

巴兒思　續通考元世祖時姚天福為御史每廷折羣

臣上嘉其直賜名巴兒思謂其不畏强禦猶虎也仍

厚賜以旌之

冷面寒鐵　獻徵録周新拜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

目為冷面寒鐵京師至以怖小兒

止女樂　明史藁高帝初建御史臺擢周觀政監奉天門有中使將女樂入觀政止之中使愠而入頃之出報曰御史且休女樂已罷不用觀政曰必面奉詔已而帝親出曰宮中音樂廢缺欲使内家肄習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無不驚異

訪朝班　玉堂叢話薛文清為御史時每至三楊門止投刺而去三楊慕其人憾不得見後訪於朝班誰為薛御史始識其面

四鐵　王世貞集馮恩彈汪大夫下獄論死會審南闕門汪執筆故令卒持公轉膝面之公即起立不跪辯詞甚厲觀者嘆曰是御史始者以其膝鐵也其辯口亦鐵今者覺其膽與骨皆鐵矣因目公為四鐵御史

數以目眴　明徐𤊹觀瀾集林潤擢南京御史相嵩子世蕃置酒為別諸御史見世蕃不敢吐一語潤獨高談座上世蕃數以目眴之既罷語其客曰林御史是好持諤諤者吾頃以目攝之後公竟劾世蕃致之死

閉關不納　名世類苑武宗微行欲過居庸關御史張欽閉關不納扣馬諌阻疏凡三上帝即回鑾獵昌平而還明韓邦靖西巡歌去年天子詣行宫今年榆林駐六龍聞得北關張御史曾回聖駕在居庸

獨持大體　吾學編林鶚景泰初為御史時言官多妄言捃摭中傷人鶚獨持大體畧細故

踣而復奮　獻徵録陳祚宣德時為御史疏請帝讀大學衍義帝怒曰蠻啞朕謂大學不識耶並逮其妻子

族人下獄五年得出旋以發遼府事再下獄甫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吳寬曰陳御史忠義之心剛大之氣踣而復奮幾死不悔

民御史　王世貞集萬歷初一御史上書忤旨奪職歸自稱為吳氓病劇而謂其友人曰死幸呼我為民御史於是友人草為民御史狀而屬余傳之為民御史者胡𣽬無錫人

練綱口　名臣録練御史綱性剛鯁嚴於嫉惡遇事輒

晝言院中語曰歐寧手練綱口按明史藁稱御史練綱以敢言名而左禺尤善為章奏京師語曰左禺手練綱口與此不同

快御史　獻徵録王越為御史英宗數目之尋大同有警當置廵撫吏部請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使弁而將也

捧疏升堂　魏禧集江東之為御史劾僉都御史王宗載故事上疏必以副本白堂上官公捧疏升堂宗載

迎謂曰江御史何言公曰言公殺人媚人耳宗失氣
反走後戍邊
𧼈趄　典故紀聞蕭山朱仲安為御史廉重不茍仁宗
每曰朱仲安今御史之𧼈趄者
射東樓　明紀事本末御史鄒應龍欲劾嚴嵩一夕夢
出獵見一高山射之不中東有培塿樓其下甚壯樓
俯平田有米草覆其上一注矢拉然醒而悟曰此小
兒東樓之兆也遂疏劾世蕃竟下於理

呵璫　明史藁魏忠賢欲杖御史林汝翥諸言官詣閣爭之小璫數百人入閣肆罵閣臣俯首不敢語黃尊素厲聲曰内閣絲綸地即司禮非奉詔不敢至若輩無禮至此乃稍稍散去

猛虎綿羊　泳化編正統時言路風力北不如南時人謠曰南京科道如猛虎九年考滿陞知府北京科道如綿羊九年考滿陞京堂

三方鼎峙　明通紀萬歷中上於奏疏俱留中無所處

分惟言路一糾其人自罷去不待詔旨於是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

能御史 名臣記高明天順時御史同官劾來朝吏語觸帝怒詰疏出誰明任實草疏都御史言每年奏牘皆屬高明乞貸其過帝怒亦解顧喜明曰是能御史也

秀才御史 啟崇野乘馮從吾為御史壬辰大計公司慎選包匭肅清生平與相知贈答惟書卷人目為秀

才御史

斥之此輩　明紀事本末李應昇上言言官爲耳目近

臣魏廣微父嘗居言路公正發憤得罪閹臣以去廣

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

風憲　明趙時春集明制內設御史外立按察司以糾

邦治號曰風憲臣

劾藩王　吾學編曾鳳韶建文初爲御史會藩王入覲

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韶侍班劾其大不敬帝以至親

勿問

十三道　明董份集明興諸御史皆稱監察分其道十三畧倣晉制而各隸以諸省因名焉

驄馬避　明王履和驄馬行貂璫行驄馬鳴緹騎至驄馬避驄馬欲鳴聲不長君不見昨日新設屯田郎自注記乙丑林侍御事

花粉御史　明孔邇雲紀談明昇在蜀蜀故有粉水井以為粉則膏賦鮮明昇建銀輝殿於側署官掌之日

給數錠於宮內號為花粉御史

給事中

源士　明袁褎集卓敬為給事中一日與同官見適八十一人上命改為元士尋以六科為政事本源又改為源士後復稱給事中

增置諫垣　夏言疏六科給事中共五十八員後乃有不盡然者先朝一時補足當時侈為美談蓋增制諫垣自是盛代事

抗章報公　泳化編廖莊為給事中時同鄉楊士奇居
相位家人有不律者莊抗章論之或曰獨不為楊公
地乎莊曰此所以報公也

大聲如鐘　獻實永樂中陳給事諤舉劾權貴無所避
每奏對大聲如鐘上令饑之數日奏對如故上曰是
天生也每見呼為大聲秀才

選貌　菽園雜記編修張元貞嘗建言選給事不必拘
體貌長大惟以器識遠大學問該博文章優贍者充

之其言最當蓋六科近侍官兼主奏對故當時以選
貌為重鄒智疏今之諫官以體貌魁梧為美以應對
給捷為賢
真給事 明通紀張寧拜諫議遇事敢言每有大議景
帝必問張給事云何英廟復位尤多眷注每對廷臣
稱真給事中
惴惴給諫 王世貞集父老稱孝皇朝每給事御史上
殿則大臣色惴惴重足立蓋諫官之勢尊其黜折逆

消者多

言官枉人　明楊文襄集陳尚書壽在諫垣指陳時政無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戒勿作刑官枉人而言官枉人尤甚顧可以此沽直名耶

一日三疏　吾學編葉盛授兵科給事中己巳之變率同列請誅將臣扈從失律者謝天下然後練兵選將討賊復讎一日三疏悉中機宜

嚮張　獻徵録張益為禮科給事上臨朝羣臣奏對多

失序益代陳奏明辨稱旨特呼為響張

劾罷二相 名臣記陸粲為給事中時張璁桂萼繼相粲抗疏劾其奸帝為罷二相無何用霍韜言召還二相粲謫驛丞

糾正違失 吾學編年富永樂中為給事糾正違失務存大體

即日解官 名臣記賀欽為給事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用即日上疏

解官互見師生

自請外補　明史藁給事中率內外遞轉人情輕外百方規避蕭近高自請外補吏部請亟許以成其美乃用為叅政所至以清操聞

給相門事　萬歷注畧沈一貫為相給事中錢夢臯當外補特旨留用時有吳中布衣在一貫座夢臯戲云昔之山人山中閒人今之山人山外遊人布衣對云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

建言馬尾　餘冬録宏治間一給事建言處置軍國事一條言京師士人好着馬尾襯裙官馬多被偷拔鬉尾馬拔尾落臕不無有悮軍事

呼蝦蟇　明靳史萬歷時給事胡汝寧請禁捕田雞以廣好生人呼為蝦蟇給事

通政司

樞機喉舌　明宣宗通政司箴維樞維機維喉維舌爾飭無怠庶徵在列

有大臣量　明楊嗣集李錫在通政時封駁章奏通達下情雖倥偬煩劇而無壅滯之弊又能不察察小失有大臣德量

大櫃封鑰　明靳貴集王敞為通政使初天下章奏皆諸吏分掌出納得緣為奸至是置大櫃列後堂親封鑰之弊遂革

為鷹犬　楊繼盛疏趙文華為通政凡疏到必先送世蕃閱而後上進是納言為其鷹犬也

宗人府

會决庶務 續通考元大宗正府初未有官制首置斷事官會决庶務至皇慶元年以漢人刑名歸刑部

修玉牒 吾學編宗人令掌皇族六親之屬籍以時修其玉牒書宗室子女適庶名封生卒婚嫁謚葬

府尹 丞附

尹京稱首 元史姚天福拜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畿甸大治後之尹京者以天福為稱首

改京尹　吾學編洪武初鄭沂爲御史言京師天下根本今南京知府與在外散知府同甚失内外之統宜改應天府知府爲南京尹則國體尊而爵位當上從之

冗繁待治　獻徵録王賢爲順天府尹恤民疾苦折中貴横暴景泰間再疏乞休上曰京畿冗繁非爾不治英宗復辟之初顧謂近臣曰府尹如賢者何可得哉

治以簡靜　明當禮列卿記宏治間高歚尹應天欲以

簡靜治之或曰古尹京者必嚴明始稱其官敞笑曰任吾性而已公退輒與賓客燕飲如平時久之吏樂其簡民安其易

忠良鯁直　獻實陳薦擢順天府尹政尚嚴察嘗出行誤衝太子駕太子訴之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竟不問賜以忠良鯁直四字示寵異焉

視牒八百　名世類苑馬諒尹應天府溧水民素健訟一日投牒至八百公視其虛實而訊之曰虛則受笞

實則待勘時待勘者不十一焉

種蔬自飽　獻徵録薛均受應天府尹益尚廉明買頃舍餘一片地種蔬旦暮荷鋤往芸之日飽饘粥菜茹文皇密使人偵之笑曰人皆樂惟孤與均苦耳然庭無廢事

抗請迴鑾　名世類苑正德時孫懋為南京府尹適駕幸南都懋上章屢請迴鑾江彬生日衆期往賀懋曰某抗疏欲置之死而今復賀其生非情也彬雖憾之

然因懋不敢輕動

小衣坐衙　叢說冦天叙為應天府丞武宗南巡江彬肆横公每日帶小帽穿一衫坐堂自供應朝廷外毫不妄用彬有所索每差人來冦佯為不見直至堂上方起立呼為欽差語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又没錢粮無可措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其人無可柰何徑去每次如此彬亦不差人來索矣

大理寺

鵞止輿下　獻徵録龔永吉為大理卿時有土豪殺細民項仕和以賄脫罪公疑之晚歸過太平堤忽一鵝止肩輿下揮之弗去公指謂鵝曰若有寃可隨我至門及至則鵝不見矣公曰此非項士和之寃耶翌日閱案遂駁田後竟按如律

嚴其選　楊士奇集仁宗即位嚴大理之選曰是天下之平也迺擢虞謙為卿公察寃獄凡釋百餘人

明斷之譽　李賢集薛瑄為大理少卿時有妾誣妻魘

夫死者公辨其寃王振誣公出入人罪繫獄當死公曰辨寃獲罪死何愧焉以大臣申救得免後陞南京大理卿有富豪虐人命者執法者欲貸之公曰死者何辜竟抵於法明斷之譽播於民謠

貫城　續通考洪武十七年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官署於太平門外名其所曰貫城

三平　明史稾馬恭敏森初為大理卿屢駁疑獄與刑部尚書鄭曉都御史周延稱為三平

獨持明允　名臣録天順時王概為大理卿出入十年多所平反時吏譜律比者類多深刻概獨持明允濟以長厚

乞從南　徐禎卿傳貞卿以進士除大理寺寺副乞從南就養會失囚謫官卒於京

據律參駁　邱濬集大理之設自兩法司所聽斷日抱成案引囚徒詣寺詳讞寃者疑者情輕重者皆得一一據律參駁必求之當然後月報歲聞於上請施行

之

超拜　明史藁崇禎時范復粹以大理少卿擢侍郎入閣初張至發由刑侍入薛國觀由僉都入望氣者言大理中當有超拜者以應三法司之祥至是果驗

太常寺

增樂舞　元史徐世貞請增宮懸大樂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制可命世隆卿太常以掌之

記笏　元史富珠哩翀僉太常時文宗親祀翀為禮儀

使詳紀行禮節文於笏遇至尊不敢直書必識以兩圜帝偶取笏視曰此為皇帝字乎因大笑以笏還琳

管梨花　明詩話南京太常尤閒寂先輩有為是官者終日坐嘯而已一日傳門柝甚急詢之乃宣州公文因春風多園戶訴所供太廟梨花被落盡至秋恐難結實故為申請因成一絶云印床高閣網塵沙日聽喧蜂兩度衙昨夜宣州文檄至又嫌多事管梨花

草俗樂　明書呂柟為太常少卿草教坊俗樂四方士

趨講下問學者殷勤開誘引接無倦

真太常　明陳璘集喬尚書宇為太常少卿時有事南

郊公導駕齋壇孝廟竒公貌曰真太常也

請祧睿宗　明史藁洪文衡為太常卿光宗崩議升祔

文衡請祧睿宗言一時崇奉之情不合古誼更定正

在今時疏格不行

請別建置　實録宣德時太常寺奏本寺寄處故元萬

壽宮承慶堂祭器神帛品物皆貯於内請别建置從

之

儒者有用　元史類編虞集除太常博士丞相拜珠方為院使從集問禮器祭義甚悉拜珠嘆息益信儒者有用

滕行阻橋　梧溪集李好文為太常博士至順皇帝祭太廟乘馬至裏橋無敢諫止者好文滕行阻橋曰請皇帝下馬上如其言

不輕與人　實録永樂中吏部尚書師逵薦魏驥陞太

常寺博士上謂逵曰劉履節九年御史皇考方授以
此職不輕與人也

清標如雪　貢師泰詩最喜太常張博士清標如雪照
鸞行

光祿寺

月籍支費　典故紀聞世宗時光祿歲用銀計三十六
萬兩帝疑有乾沒乃切責寺官而添差御史月籍該
寺支費進覽

躬視精潔　實錄張泌為光祿卿二十餘年於御膳必躬視精潔然後敢以進其祭享必潔清而宴會必豐美

紫禁滄洲　明農丈人集張元易於光祿署種竹甚蕃黎惟敬秘書題曰紫禁滄洲

羨金償直　明葛守禮集盧宗哲為光祿卿故事光祿上供品物皆榷長安中賈人然不時予直積萬計公曰是縣官給賈人食物也索藏中故有羨金悉以償

之

西華報進　明黃瓚集張惠為南京光禄寺少卿時法
度廢弛錢糧不清危漏漁侵弊端百出公到寺即盤
點以虧折數目具奏上聞又曰欲要正人必須潔己
自是分毫不染日用飲食俱取具於私家從西華門
報進

土物上供　獻徵録趙廷瑞為光禄寺御膳丞天公
扈從上言行營倉猝珍膳或不能辦請以土產時物

供用公私兩便上納之

謹德至近　明霍韜集黄宗明爲光禄卿輯光禄須知爲疏以進畧曰帝王謹德供御飲食至爲切近又曰宗廟薦祭竭誠致報防奢止欲養德養身不可不慎

太僕司

輸金代馬　于慎行集田濡爲太僕卿馬政之徹也南畿苦賦北畿苦養公請以額馬賦十之三其七以金代而輸之北寺即有軍興以便宜召買使兩畿民力

有所蘇息從之

民不破產　獻徵録孫緒為太僕卿時淮安鳳陽諸郡畿馬俱小弱緒察其故咸與交兊省費萬緡民賴之不破產者千餘家

築城養馬　名臣紀金弼為太僕少卿以馬政修舉為任有順聖川者水草甘肥永樂中嘗牧馬蕃息天順初命弼往視定築二城用養天閑之馬增二驛於中道以便往來從之

不願太僕　明通紀劉大夏官郎中議擢太僕卿大夏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善輒曰使我為之不若此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志也吏部乃陞大夏福建參政

立草場　吾學編太祖留心馬政拜朱守仁太僕寺卿首奏都督等府衛門各立草場俱於江北寵泉滁州等處牧放馬匹

照刷馬政　獻徵録故事太僕馬政不得為人所窺文

卷例不刷登耗無所於考呂憲爲太僕卿曰他官可不相涉太僕所掌何事而可不與知乎乃建白凡馬政卷許三年一照刷以爲例

視司牧　明劉鳳集太僕之官冏之命書獨著之若今之建官則視司牧也其職少異然入踐九卿國之大政實預聞之

馬曹散吏　明文林詩馬曹散吏真如隱咫尺山田帶雨耕

鴻臚寺

不設鴻臚　續通考元以禮部會同館掌接外國之來朝者以通政院廪給司掌使客飲食供張而鴻臚寺不設

罄折甚恭　實録施純成化時為鴻臚卿習禮度每旦侍朝為罄折狀甚恭又諸司奏事上是之語頗濫純請以照例易之用是蒙寵眷

奏對明暢　明傳珪集楊宣掌鴻臚寺凡朝廷宴饗朝

賀大禮皆出職掌公修幹美髯奏對明暢日見寵遇後擢禮部侍郎仍掌寺事

局閒事省　列卿記嘉靖間吳森為南鴻臚卿以局閒事省減去直役談說理學講明國是

古九賓職　獻徵錄齊政宣德間以太學生選為鴻臚寺序班或謂政且登科甲政曰此古九賓職也恩不能稱耳政音吐洪亮禮制嫻熟至天順時累陞至正卿

冠裳肅立　謝榛寄郭鴻臚詩今上垂衣海宇平冠裳肅立待雞鳴千年護闕山河勢五夜趨朝劍佩聲

國子監

魁躔拜座　歐陽元集泰定丁卯進士右榜第一人阿恰齊左榜第一人李黼皆肄業國學余授業生也是日京尹備鼓樂麾葢導二狀元入學謝師拜余明倫堂榜眼探花皆嘗從余遊亦拜其側其餘進士以門生禮來者雜遝都人以為昔未有也作詩紀之淡墨

題名二十年一官獨自擁寒氊居然國子先生館三
五魁蹕拜座前
謝絶人事　國學事跡許衡為祭酒自詣學家事悉委
其子凡賔客來者皆謝絶嘗謂學中若應接人事諸
生學業必有所荒
儒人師　元史富珠哩翀為祭酒不拜帝師曰余孔子
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詳見方正
教法四條　元通鑑仁宗時以吴澄為司業澄用程純

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為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

奏立學館　元史類編耶律有尚除司業奏立學館後陞祭酒儒風為之丕振前後五居國學身為學者師表數十年海內宗之猶昔之宗許衡也

六館興讓　虞集文學士劉賡之在成均也有生貧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

以為養請讓之公大喜從焉別為書薦其人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矣

升齋積分　元史齊履謙為司業立升齋積分法詳見闈試

他館率詣　元史虞集為助教即以師道自任諸生時其退每挾策趨門下卒業他館生多相率詣集請益

南陳北李　明紀事本末陳敬宗官南祭酒李時勉官北祭酒並以師席著聞世稱南陳北李

舉為楷法　獻徵録宋訥為祭酒請於上嚴立學規諸生皆知敬畏卒後太學生有連舉大魁者上曰此宋祭酒教迪之功也凡諸生守官稱職者多出訥門上每舉訥為教國子者楷法

易服受籍　名臣録徐文貞階官祭酒時為籍記諸生淑慝月朔廷誦之以吉服受淑籍素服受慝籍然有曖昧失者亦務覆蓋之

宋胡　明楊溥集胡若思以内閣學行堪為師表太學

稱曰前有宋胡後有李陳
燈光待旦　可齋雜記李時勉為祭酒極意造士列格
致誠正四號每夜讀書務盡二更將五更復令膳夫
提鈴循號喚讀或潛行以察勤惰無燈者揩記示責
自是燈光達旦書聲不歇
刊史　明賁案集先是有旨命國子監校刻二十一史
未就林文俊為祭酒躬率諸生讐校竄補恒至達曙
不數月鋟梓上獻聖心嘉悅每御文華殿指示元臣

曰此林祭酒所刊書也

若氷　明世說崔銑作南祭酒罷歸行囊無江南一物自笑曰人言金祭酒我今若氷矣

荷校　通紀王振嘗詣國子監以祭酒李時勉無加禮誣以罪矯旨令荷校肆諸成均司業及掌饌同械時勉校特重而竅隘諸生上書求解者數千人

銅司業　陸深隨筆本朝國子監例不刷卷故諺曰金祭酒銀典薄正德中子轉司業適送供堂皂隷銀數

兩至色如黑銅子笑曰正好謂之銅司業聞者絕倒

立十二會　獻徵錄林時為司業立十二會選博士堂官文行優者六人分領之月終稽核親為改正教勵戚定國公而下二十二人授業日禮遇如書生體貌峻絕怠者必斥

鴟鴞公　玉堂叢話南京國子監有鴟鴞鳴祭酒周洪謨惡之令監生能捕者予假三日一時跅弛之士多得假因目為鴟鴞公其後劉祭酒俊好食蚯蚓監生

名之曰蚯蚓子以為對

成均三助　明史藁洪武時聶鉉以獻詩賦授助教遷典籍後與同邑張美和同賜歸帝親為文賜之時稱成均三助謂鉉與美和及嘉興貝瓊也

書名殿柱　黄佐集陳南賓為國子助教高皇帝命之講洪範九疇辨析甚詳上喜曰此天下善講書者御書其姓名於殿柱以褒之

考最不陳　泳化編歐陽賢為助教九年考最凡考最

者皆援例自陳得陞賢曰吾嘗戒學者宜安命乃今
自蹈之耶即卒不自陳

普講 獻徵録林大猷為國子學録從遊者數百輪番
聽講又約日通集諸生講經謂之普講進監丞後陞
檢討仍管監丞事

中書

同為侍從 石淙稿中書舍人每大朝會則與翰林史
官上殿東西班侍立東宫朝賀文華殿導駕侍班其

初本與翰林宫坊六科同為侍從之臣諸司無相並
者
不寫佛經　明詩話李應貞在中書日應制寫佛經進
曰臣聞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不聞有佛經也不受命
工書法　明宋璲傳璲太史公濂之次子為中書舍人
工書法真行草篆俱入能品
徐拾一文　明詩小傳宣嗣宗為中書舍人宣宗幸内
閣以銀錢撒地令從官競取嗣宗俟諸臣取畢徐拾

一文

却題畫　何景明傳劉瑾誅景明復除中書錢寧方貴倖以古畫求題景明却之詳見方正

小中書　寓圃雜記崑山夏昶年少登科一日與諸中書在文淵閣寫書成祖見其字愛之語諸人曰今後俱效此小中書寫因問姓名以其名昶移日於永字之上

立就雪賦　典故紀聞李儒博學能文天順初以薦擢

中書舍人嘗在翰林奉命撰雪賦甚急儒援筆立就

一時驚嘆

牙牌易銀　明史藁劉鈗大學士吉子也八歲時憲宗

召見愛其聰明命爲中書舍人宮殿門閾高同官楊

一清常提之出入帝慮牙牌易損命易以銀

存舍人　續通考明中書舍人屬內閣草中書存舍人

小瀛洲　明張翥賦中書左曹小瀛洲詩東曹地迥集

名郎宛是仙家紫翠房

行人司

詩卷為贈　明馬汝驥集孟陽為行人初使宣府犒軍

餽遺一無所取再使韓府亦卻其餽王乃製詩卷贈

之

諫南幸　明張岳集武皇將南幸余時備員行人同僚

上疏者二十人其七人杖死

差易官多　明芧元儀談話國初差行人極易故行人

官極多而資格亦不貴後則不然矣

請去題名　明史藁姜垓授行人見署中題名碑崔呈秀阮大鋮與魏大中並列立拜疏請去二人名

真鐵漢　獻徵録嘉靖時薛侃為行人司正疏請建儲事下廷鞫侃曰明有君父幽有鬼神頭可斷心不可欺觀者嘖嘖以真鐵漢稱之

南使樓船　李夢陽送李行人還朝詩南使樓船漫北迴西巡車駕欻東來

王官

留居藩府　元史世祖在潛邸時譚澄入見嘉其容止
安祥留居藩府稱其官而不名

大義勸王　獻徵録王鐔為晉府長史燕師起徵兵於
晉鐔以大義不可靖難後詔械至不屈死之

擬成相篇　明朱睦㮮集户侍王淪為鄭王長史王當
祀不齋又累月不視朝淪諫不聽乃擬荀卿成相篇
撰十二章以進語尤激切

趙董　實録太祖簡趙季通董子莊為趙王左右長史

兩人端厚和平操守堅確太祖及仁宗皆深知之當時論親藩輔導之臣盖趙董為極選云

諫毀孔廟　何喬新集劉誠為秀王府長史羣小逢迎欲毀孔子廟以廣王宫苑君極言力諫其不可廟得以不毀

攄忠槐　獻徵録劉淳為周王長史端禮門槐忽枯數幹淳歴陳咎徵勸王修省王納其言槐乃復榮號曰攄忠槐又詳見槐

十事　明洪文科集王官十事一曰習儀拜牌二曰接詔送表三曰救護四曰春秋祭壇五曰朔望朝王六曰拜千秋七曰兩臺作揖八曰計期支俸九曰手談消日十曰染鬚

乾隆御覽之寶

元明事類鈔卷九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倪景寛